



渭南文集卷第三

山陰陸游外務觀著

割子

蠟彈省割

癸未三月二府請至都堂撰

朝廷今來

光宗廟諱

大信明大義于天下依田川漢諸侯及唐藩鎮

故事撫定中原不貪土地不利租賦以相度於唐鄧海泗

一帶置關依函谷關外應有據以北州郡歸命者即其所

得州郡裂土封建大者為王帶節度鎮撫大使賜玉帶金

魚塗金銀印其次為郡王帶節度鎮撫使賜笏頭金帶金

魚塗金銅印仍各賜鐵券旌節門戟從物元係蕃中姓名

各以長子爲節度鎮撫留後世世襲封永無窮已餘子弟
聽奏充部內防團刺史亦令文任將佐比類金人官制升
等換授其國置國相一員委本國選擇條奏當降真命餘
官准此七品以下聽便宜辟除土地所出並許截留充賞
給軍兵祿養官吏等用更不上供每歲正旦一朝三年大
禮一助祭如有故聽遣留後或國相代行天申會慶
節止遣國官一員將命應刑獄生殺並委本國照紹興勅
令參酌施行更不奏案合行軍法者自從軍法四京各用
近畿大國兼允留守 朝廷惟於春季遣使朝 陵餘明
正用本處官吏侍祠每遇朝貢當議厚給茶綵香藥等充

國遇以不撫六國有警急諸國迭相救援如開片生
地得獲金寶 就賜本國仍永不置監司帥臣及監軍等
官候議定各置一子第一人入覲當特賜燕勞畢即時遣回
機會之來時不可失各宜勇決以稱 朝廷開納之意

論選用西北士大夫劄子

臣伏聞天聖以前選用人才多取北人寇準持之尤力故
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 仁宗皇帝照知其弊公聽並觀
並收博采無南北之異於是范仲淹起於吳歐陽脩起於
楚蔡襄起於閩杜衍起於會稽余靖起於嶺南皆爲一時
名臣號稱 聖宋得人之盛及紹聖崇寧間取南人更多

而北方士大夫復有沉抑之歎陳瓘獨見其弊昌言於朝
曰重南輕北分裂有萌嗚呼瓘之言天下之至言也臣伏
覩方今雖中原未復然往者衣冠南渡蓋亦衆矣其間豈
無抱才術蘊器識者而班列之間壯人鮮少甚非示天下
以廣之道也欲望 聖慈命大臣近臣各舉趙魏齊魯秦
晉之遺才以漸試用拔其尤者而任之庶上遵 仁祖用
人之法下慰遺民思舊之心其於國家必將有賴伏惟
留神省察取 進止

代乞分兵取山東劄子

臣等恭覩 陛下特發 英斷進討京東以爲恢復故疆

牽制川陝之謀臣等獲侍 清光親奉 睿旨不勝欣抃
然亦有惓惓之愚不敢隱默者竊見傳聞之言多謂虜兵
困於西北不復能保京東加之苛虐相承民不堪命王師
若至可不勞而取若審如此說則吊伐之兵本不在衆偏
師出境百城自下不世之功何患 不成萬一未至盡如所
傳虜人尚敢旅拒遺民未能自拔則我師雖衆功亦難必
而宿師於外守備先虛我猶知出兵京東以牽制川陝彼
獨不知侵犯兩淮荆襄以牽制京東耶爲今之計莫若戒
敕宣撫司以大兵舟師十分之九固守江淮控扼要害爲
不可動之計以十分之一遴選驍勇有紀律之將使之更

出迭入以奇制勝俟徐鄆宋毫等處撫定之後兩淮受敵處少然後漸次那大兵前進如此則進有關國拓土之功退無勞師失備之患實天下至計也蓋京東去虜巢萬里彼雖不能守未害其疆兩淮近在畿甸一城被寇尺地陷沒則朝廷之憂復如去歲此臣所以夙夜憂懼寢不能瞑而爲陛下力陳其愚也且富家巨室未嘗不欲利也然其徒欲賈於遠者率不肯以多貲付之其意以爲山行海宿要不可保若傾囊而付一人或一有得失悔其可及哉此言雖小可以論大願陛下留神察焉臣等誤蒙聖慈待罪樞筦攻守大計實任其責伏惟

陛下照其愚忠臣等不勝幸甚進止

上二府論事劄子 壬午六月五日

某伏見大理寺奏北界蒙城縣官邢珪罪狀竊緣有司之議據其侵犯邊城殺害義旅雖置極典未足當罪然既已具奏則當有特旨恐與有司之議不可同日而語何者有司謹守律令朝廷當斷以大義故也按邢珪生於涿易非祖宗涵養之人仕於僞界非國家祿使之吏身有官守一旦危急力雖不及猶能死守雖懵於逆順不知革面然春秋之義天下之善一也若遂誅之恐非所以勸天下之爲人臣者奏陳之際儻爲一言貸其草芥微命以

示中國禮義實非小補又慮議者以謂張安國殺耿京事與此略同恐啓寬貸之路無以慰歸附之人則其謂不然張安國中國人又嘗受旗榜招安見利而動賊殺耿京反覆茲猶罪惡明白與珪實爲不類兼邢珪所犯在未被大赦蕩滌之前張安國所犯在已受旗榜招安之後伏乞均察

上殿劄子三首

壬午十一月

臣恭惟陛下天縱聖智生知文武御極之初內出大號所以加惠於海內甚渥猶以爲未足也乃八月戊子寬恤之令繼下至誠惻怛纖悉備具誠欣之聲達于遠邇可謂

盛矣然令既累月不知有司皆已推而致之民乎若猶未也是不免爲空文而已無乃不可乎又有大不可者

陛下初即大位乃信詔令以示人之時前日數十條或曰當實典憲或曰當議根治或曰當議顯戮可謂丁寧切至赫然非常之英斷也若復爲官吏將帥一切翫習漫不加省一旦國家有急陛下詔令戒敕之語將何加此而欲使人捐肝腦以衛社稷乎周官冢宰以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垂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正月周正今之十一月也正歲夏正今之正月也自十一月至正月若未甚久而申敕告戒俟以刑辟已

如此其嚴今命下累月而有司或恬然不以爲意臣竊惑之欲望聖慈以所下數十條者申諭中外使恪奉行毋或失墜仍命諫官御史及外臺之臣精加考覈取其尤沮格者與衆棄之不惟聖澤速得下究亦使文武小太之臣聳然知詔令之不可慢如此實聖政之所當先也伏惟留神省察取進止

二

臣聞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者迭用非以爲異因時制宜有不得不然者臣竊觀太祖太宗之世法度典章廣大簡易律令可以禁姦無滋彰之患文移少可以應務無

叢委之弊君臣上下如家人父子論說徑直誠意洞達所詳者大所畧者小事易舉功易成其氣象風俗人物議論至于今可考也大平既久日趨於文放而不還末流愈遠浮虛失實華藻害道雖號爲粲然備具而文移書判增至數倍居官者窮日之力實不暇給猾吏姦人乘隙以逞其始也所詳者小所略者大其極也并小者不復能詳則一切鹵莽聽吏之所爲而已太上皇帝中興大業當守數息思有以救之於是漸加訂正以還其舊兩者復通爲一以革迂滯之風寺監禁省其半以去支離之害簡樸容剛律令規模措置蓋欲悉除繁文復從太祖宗之質而後

已有司奉承未能盡如本指此。陛下今日所當力行不可緩也。臣愚欲望聖慈明詔輔臣使帥其屬因今六曹寺監百執事所掌講求。祖宗舊制以趨於廣大簡易之域繁碎重複無益實事者一皆省去使小大之臣咸有餘力以察姦去蠹修舉其職則太平之基自此立矣。元祐中司馬光請改三省職事一如昔日中書之制蘇轍亦請收昔日三司之權悉歸戶部則臣所謂因今所掌以求祖宗舊制誠不為難顧陛下力行何如爾。予冒天聽伏深戰慄取。進止。

臣竊觀周自后稷公劉以來積德深遠卜世長久為之子孫者宜皆取法焉。然而獨曰儀刑文王又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漢自高帝創業其後嗣亦多賢君然史臣獨曰漢言文景美矣至武帝之功烈猶以不遵文景之恭儉為恨。唐三百年一祖三宗皆號盛世而太宗正觀政要之書獨傳寶以為大訓元祐中學士范祖禹亦曰。祖。宗畏天愛

民子孫皆當取法惟。仁宗在位最久德澤深厚結於天下誠能專法。仁宗則成康之隆不難致也。嗚呼祖禹之言天下之至言也。迨我。太上皇帝躬履艱難慨然下詔專法。仁祖之政且竊聞燕間惟考觀仁祖政事是以於

萬斯年無疆惟休亦享 仁祖垂拱之福可謂盛矣
陛下紹休聖緒正當師 太上專法 仁祖之意申命邇
英進讀之臣日以寶訓反覆敷繹以究微意仍命輔臣政
事法度一以 仁祖為法臣將見 陛下福祿川至治效
日見年穀屢豐四夷率服慶曆皇祐之盛復見於今雖遐
方絕壤皆當梯航而至矣况中原故地其有不復者哉臣
不勝至願伏惟 聖慈留神省察取 進止

擬上殿劄子

壬午准備輪對會
內禪遂不累上

臣觀小苾之詩見成王孜孜求助特在初載意其臨天下
之久閱義禮之多則 當默識獨斷雖無待於群臣可也及考

之書然後知其不然舜伐三苗年九十有三聞伯益一言
則退而敷文德舞干羽無一毫自用之意武王受貢紮年
九十有一召公作訓累數百言武王納之不以為過嗚呼
為人臣而不以舜武王望其君者不恭其君也伏以
陛下生知之聖度越百王稽古之學博極墳典歷試諸難
身濟大業更事閱理多矣自公卿大臣皆陛下四十年教
養所成况於小儒賤士見聞淺陋曾何足以仰 清光備
顧問哉然其所陳則未必無尺寸之長何者舉吏部之籍
縉紳之士幾人其得見君父者幾人白首州縣而不得一
望闕門者多矣則凡進見之人固宜夙夜殫思竭誠以幸

千載之遇雖其間有論事梗野不達大體者究其設心亦願際會犯威顏以徇俗捨富貴以取名臣竊謂無理是也歆望陛下昭然無置疑於聖心克已以來之虛心以受之不憚捨短而取長以求千慮之一得庶幾下情得以畢達群臣無伯益召公之賢陛下以舜武王之心為心則是聖德巍巍過於舜武王矣如其屈萬乘之尊躬日與之勞顧於踈遠之言無大施用姑以天地之度容之而已是獨言者一身之幸也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怖俟罪之至

上二府乞勿受慶雲圖劄子癸未春

伏觀尚書省劄子知閬州呂游問奏慶雲見并圖一軸奉聖旨降付編類聖政所仰見主上聖孝推美太上皇帝之心然竊聞太上皇帝津炎之初京東進芝草親詔却之盛德煌煌光映簡冊今乃以慶雲見為聖政恐非太上皇帝之本意兼閬州所奏車以慶雲見於普安郡及在主上即位前一日為受命之符諛佞牽合不識大體政與京東芝草相類若受而不却雖不報行其誰不知深恐自此草木之妖氛氣之怪緯無之說歌頌之文紛紛來上却之則自啓其端不却則遂成俗欲望鈞慈以太上皇帝却芝草故事委曲奏陳主上剛明英斷必有

以處此矣干冒鈞嚴不勝恐怖之至

上二府論都邑劄子

某自頃奏記迄今累月自顧賤庸不肖無尺寸可以上補聰明而徒以無益之事上勤省闕實有罪焉故久不敢以姓名徹左右今者偶有拳拳之愚竊謂相公所宜聞者伏冀少留觀覽幸甚伏聞杜虜累書曰請和仰惟主上聖武相公威名震疊殊方足以致此而天下又方厭兵勢且姑從之矣然某聞江左自吳以來未有捨建康他都者吳嘗都武昌梁嘗都荆渚南唐都洪州當時爲計必以建康距江不遠故求深固之地然皆成而復敗居而復徙甚者遂至

於敗亡相公以爲此何哉天造地設山川形勢有不可易者也 車駕駐驛臨安出於權宜本非定都以形勢則不

固以餽餉則不便海道逼近凜然常有意外之憂至於識締俗語則固所不論也今一和之後盟誓已立動有拘礙

雖欲營繕勢將艱難某竊謂及今當與之約建康臨安皆

係駐驛之地杜使朝聘或就建康或就臨安如此則我得

以間暇之際建都立國而彼既素聞不自疑沮黠虜欲借

以爲辭亦有不可者矣今不爲後且噬臍至於都邑措置

當有節目若相公以爲然某且有以繼進其說不一二年

不拔之基立矣某智術淺短不足以議大計然受知之深

不敢自以疎遠為疑干冒鈞聽下情恐懼之至

...

...

...

...

...

...

...

...

...

...

渭南文集卷第四

山陰 陸游 務觀 著

劄子

上殿劄子

臣聞善觀人之國者無他惟公道行與否爾書曰毋虐乳獨而畏高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此為國之要也若夫虐乳獨畏高明茹柔吐剛而能使天下治者自古未之有也朝廷之體責大臣宜詳責小臣宜略郡縣之政治大姓宜詳治小民宜略賦歛之事宜先富室征税之事宜覈大商是之謂至平是之謂至公行之一邑則一邑治行之

一郡則一郡治行之天下而治不逮於古者萬無是理也
伏見朝廷頃因入言必顯有功狀乃異職名行之數年
而大臣近侍不得職者幾人帥臣監司之加職者又比比
而有至於銓曹格法所以厄小官者則未嘗少弛張也慶
典之行所及至廣貼職以上例皆甄復雖阿附秦氏得罪
者亦在焉至於常調孤遠固多久絀刑憲者今更赦令雖
使皆得霑被銓法拘擥必不如是之曠蕩也無乃責大吏
反略而責小臣反詳乎郡縣之吏不能自立觀望揣摩惟
強是畏豪石雖犯重辟官吏貪者黜者則公與之爲市廉
者儒者則又自營曰得無反爲所害乎凡嫁旣平人諉罪

僮奴者皆有司爲之道地也凶年飢歲雖省言俱病然富
者利源至多貧者惟守田畝孰爲當恤視郡縣之庭鞭笞
流血桎械被體者皆貧民也吳蜀萬里關征相望富商大
賈先期遣人懷金錢以賂津吏大舸重載通行無若終更
小官造廷進士垂橐蕭然齎糧有恨而稽留昔暴略不之
恤如是謂之公可乎臣昧死伏望 陛下推至平至公之
道自朝廷始然後下詔戒敕四方而繼之以誅賞不過歲
月治効自見惟在 陛下執之重如山嶽堅若金石爾苟
卿論闢國之說曰兼并易能也堅凝之難夫豈獨難哉九
爲政施行之甚易堅凝之甚難臣區區之言 陛下或以

為萬有一可采焉敢併以堅疑為獻取

進止

二

臣伏讀 御製蘇軾贊有曰手扶雲漢幹造化機氣高天下乃克為之嗚呼 陛下之言典謨也軾死且九十年學士大夫徒知尊誦其文而未有知文之妙在於氣高天下者今 陛下獨表而出之豈惟軾死且不朽所以遺學者顧不厚哉然臣竊謂天下萬事皆當以氣為主軾特用之於文爾趙普氣蓋諸國故能成混一之功寇準氣吞醜虜故能成却敵之功范仲淹氣壓靈夏故西討而元昊款伏狄青氣懾嶺海故南征而智高殄滅至於韓琦富弼文彥

溥之勲勞唐玠包拯孔道輔之風節大抵以氣為主而已蓋氣勝事則事舉氣勝敵則敵服勇者之鬪富者之博非有他也直以氣勝之耳今天下才者衆矣而臣猶有憂者正以任重道遠之氣未能盡及古人也方無事時亦何所賴此一旦或有非常 陛下擇群臣使之假鉞而董三軍擁節而諭萬里雖得賢厚篤實之士氣不素養臨事惶遽心動色變則其舉措豈不誤 陛下事耶伏望萬機之餘留神于此而起之母使委靡養而成之母使沮折及乎人才爭奮士氣日倍則緩急惟 陛下所使而已且吳蜀閩楚之俗其渾厚勁林固已不及中原矣若夫日趨於拘窘

怯薄之域臣實懼國勢之寢弱也不勝私憂犯分獻言恭
惟陛下裁教取便進止

三

臣聞天下有無窮之變而有必然之理惟默觀陰察能得
其理則事變之來雖千態萬狀可以坐制而無虞矣天下
之變最幽眇倉卒不可測知者莫如雷霆鬼物雷霆冬伏
而春作鬼物晝隱而夜見則其理之必然有不待智者而
知之矣今朝廷內無權家世臣外無強藩悍將所慮之
變惟一金虜虜禽獸也譎詐反覆雖其族類有不能測而
臣竊以謂是亦有可必知者夫何故寬猛之相繼如寒暑

晝夜之必相代也故自金虜猖獗以來靖康建炎之間窮
凶極暴則有紹興之和通和既久則有辛巳之寇寇而敗
亡則又有隆興之和今邊陲晏然抱鼓不作逾二十年與
紹興通和之歲月畧相若矣不知此虜終守和約至數十
百年而終不變耶將如晝夜寒暑必相代也且虜非中國
比也無君臣之禮無骨肉之恩惟制之以力劫之以威則
粗能少定今力億勢削有亂而已其亂不起於兩相殘則
起於權臣專命又不然則姦雄龔而取之耳三者有一焉
反虜酋之政以悅其國八且何為哉雖陛下聰明英睿
自有所處然臣竊觀士大夫之私論則往往幸虜之懦以

爲安不知通和已二十餘年如歲且秋矣而謂衣裘爲不
必備豈不殆哉大抵邊境之備方無事時觀之事事常若
有餘一旦有變乃知不足伏望陛下與腹心之人力圖
大計宵旰弗怠繕修兵備搜拔人才明號令信賞罰常如
羽書狎至兵鋒已交之日使虜果有變大則掃清燕代復
列聖之讎次則平定河洛慰父老之望豈可復如辛巳倉
卒之際歛兵保江寧然更以宗社爲憂耶臣世食君祿
且蒙陛下省錄姓名已二十餘年念無以報天地父母
之大恩故其陳於陛下者惟懼不盡而不知狂愚之
大罪也取昧進止

乞祠祿劄子戊申

照對某昨任主管成都府玉局觀將滿陳乞再任蒙恩差
知嚴州於淳熙十三年七月三日到任郡政乖刺雨澤不
時上勞宵旰死有餘責賴蒙朝廷哀矜山郡瘠土之民
重賜蠲放廣行賑恤上格和氣下安衆心八秋得雨陸種
倍收六縣並無流徙人戶今春已來雨暘允爲調適二麥
繼熟民間亦以爲所收倍於常年賑濟訖事稍紓吏責某
雖去替不遠實緣年齡衰邁氣血凋耗且秋之際痼疾多
作欲望鈞慈特賜矜憫許令復就玉局繼祿養痾故山及
天氣尚涼早得就道實爲至幸

上殿劄子

臣恭惟陛下躬聖人之資履天子之位而致養於三宮承顏左右盛事赫奕冠映千古尚何待塵路之增山海哉顧臣竊抱惓惓之愚不敢輒默伏惟陛下聖孝純至稟於天性昔在潛邸及登儲宮以來夙夜孜孜何嘗頃刻不以壽皇爲心壽皇罷朝而悅進膳而天則陛下欣然喜動於色壽皇罷朝而不悅進膳而少味則陛下愀然憂見於色方是時徒能喜之憂之而已今則致親之悅者責在陛下其可以不深念乎所謂悅親之道非薦旨甘奉輕暖也非晨定省冬夏溫清也非千門萬戶之宮

鈞天簫韶之樂也惟在陛下得天下之愛戴以寧

壽皇之心而已雞鳴而攬衣辨色而視朝必曰此昔者問安之時也今以萬機之繁不能日朝重華歎然于懷豈有限極然闕問安之常禮之小也致天下之治孝之大也吾其力爲其六者乎此固壽皇所望於陛下亦天下所望於陛下也治功已成中外無事陛下時備法駕率群臣上萬年之觴豈非天下之大慶不然太史或以災異上聞四方或以寇盜來告壽皇聞之萬分有一微輟玉食陛下雖居萬乘之尊孰與解憂哉臣昧死願陛下於進退人才罷行政事之際率以是爲念自三思十思以

至百思不為過也自一日五日至於旬時不為緩也謀及卜筮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不為廣也一有小失豈獨上勞宵旰壽皇亦與焉故陛下今日憂勤恭儉百倍於古帝王乃僅可耳譬如臣民之家上有尊親則所以交四隣訓子弟備饑饉禦盜賊比之他人自當謹戒百倍何則彼亦懼憂之及其親也大馬小臣貪於增廣聖孝不知言之涉於狂妄冒犯天威伏候斧鉞

又

臣聞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人君與天同德惟當清心省事澹然虛靜損之又損至於無為大臣不得而窺所好

則希合苟容之害息小臣不得而窺所好則諂諛側媚之風止不以從其所好而加賞則憚人伏不以逆其所好而加罪則端士進玩好無益之物不好則不接於目諛諧欺度之言不好則不聞於耳大抵危亂之根本讒巧之機牙姦邪之罅隙皆緣所好而生臣下雖有所偏好而或未至大害者無奉之者也人君則不然然毫之念形於中心雖未嘗以告人而九州四海已悉向之矣况發於帝令見於事為乎且嗜好之為害不獨聲色狗馬宮室寶玉之類也好儒生而不得真則張禹之徒足以為亂借好文士而不責實則常渠牟之徒足以敗君德其他可推而知矣昔者

漢文帝及我仁宗皇帝所以為萬世帝皇師者惟無所嗜好而已恭惟陛下龍飛御極之初天下傾耳拭目之時所當戒者惟嗜好而已無有作好遵王之道天之所以錫神禹也伏惟陛下留神省祭寧天下幸甚取公具奏進止

上疑劄子二已酉四月

臣聞王者以一人之身臨制四海人情錯出事變運至危靜以俟之則心虛而明惟重以持之則體大而正無偏聽之過無輕舉之失天何言哉舜何為哉後世士大夫學術卑陋識慮褊淺顧謂王者得位必有以聳動天下於是厭

常喜新之論興飾智駭俗之政作衆人之所喜而君子之所深憂也臣伏見陛下自在潛邸以至龍飛御宇三十年間天下之事何所不習雖日出百令固亦易爾乃謙恭退託而安靜無為沉潛淵默而聰明不作上則承壽皇之睿謨下則盡群臣之公議及乎議有未決徐而斷之政有當行從而舉之理愜事允出臣下思慮之表有心者誠服有口者頌歎則所謂齟齬與重者陛下既得之矣嗚呼一郡一邑之長視事之始尚且以新奇眩衆以敏速釣名陛下有天下之利勢而不用有聖智之絕識而不施超越群倫奚啻萬億而或者方以聳動天下為獻此固

兒童之見而陛下所不取也竊恐群臣獻此設者寔多
雖陛下決不取然臣不勝惓惓愛君之愚忠思有以堅
聖心而廣初政昔魏鄭公憂正觀之政漸不克終蘇轍亦
謂但如元祐之初足矣若夫進銳退速能動耳目之觀聽
而無至誠惻怛之心以終之如明皇之焚錦繡德宗之放
馴象實陛下之龜鑑也故臣願陛下圖事揆策不厭
於從容行賞議罰無取於快意兢兢業業常如此三月之
間則成康文景之盛復見於今日矣犬馬小臣出位妄言
冒犯天威臣無任

又

臣聞天下有定理決不可少者飢必食渴必飲疾必藥暑
必箴豈容以他物易之也哉臣伏觀今日之患莫大於民
貧救民之貧莫先於輕賦若賦不加輕別求他術則用力
雖多終必無益立法雖備終必不行以臣愚計之朝廷若
未有深入遠討犁庭掃穴之意能於用度之間事事裁損
陛下又躬節儉以勵風俗則賦於民者必有可輕之理緩
急之備固不可無姑以歲月徐為之可也如是則和氣浹
洽必無水旱之災驩聲洋溢必無盜賊之警何慮國用之
不足耶設使裔夷弗賓侵犯王略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
母直可舞干羽而格之爾頃者建步紹興戡定變亂之

日一切賦歛有非承平之舊者 高宗皇帝宵旰焦勞每欲俟小定而悉除之故詔令布告天下曰惟 八世其祖 宗之澤豈汝能忘顧一時杜稷之憂非予獲已止俟捍防之隙首圖蠲省之宜 臣幼年親見民誦斯詔至於感泣雖傾貲以助軍興而不敢愛旋屬國家多故逆亮畔盟雖所蠲已多終未仰稱 聖意 壽皇聖帝臨御以來所以節用裕民者皆繼承 高宗蠲省之指也則 陛下今日豈可不以為先務哉 臣昧死欲望 聖慈恢大度明遠略詔輔臣計司博盡論議量入而用量用而取可蠲者蠲可省者省富藏於民何異府庫果有非常孰不樂輸以報

君父淪肌浹髓之恩哉若有事之時既竭其材矣幸而無事又曰儲積以為他日之備也雖恢復中原又將曰邊境日廣矣屯戍日衆矣則斯民困弊何時而已耶瀆犯天威罪當萬死惟 陛下裁赦取 進止

除修史上殿劄子

臣伏見 真宗皇帝至道三年冬修 太宗實錄至明年咸平元年八月而畢甫九閱月修書者錢若水柴成務宗度吳淵揚億五人而已書成又詔重修 太祖實錄至明年六月而畢亦甫九閱月修書者王元之梁灝趙安仁李宗諤四人而已臣竊考之 太祖討澤路取揚州平吳滅

蜀定荆楚下五嶺 太宗撫有吳越蕩定汾晉用師薊門
問罪夏臺皆大舉動業廣事叢議論煩委兵機戎政攻守
魏鉤功罪黜陟之事可謂夥矣至於制禮作樂明刑治曆
修廢官舉墜典華五季之弊復漢唐之盛側席求治可謂
勤矣宜其摹寫日月形容造化雖累歲不成而奏書之速
不淹三時上足以慰羹牆之思下足以厭薦紳之望非獨
此數人者畢精竭思之力也意者當時命令重刑賞必尊
君體國之俗成凡史官紬繹之所須者上則中書密院下
則百司庶府以至四方萬里郡國之遠重編累牘如水赴
海源源而集然後以耳目所接察隧碑行述之諛辭以衆

論所存刊野史小說之謬妄取天下之公去一家之私而
史成矣九閱月而奏書臣誠未見其爲速也臣乞身累年
忽蒙 聖恩起之山澤之間使與聞 大典既不累以他
職又特寬其朝謁責委之意可謂重矣然臣之愚慮有欲
陳者未敢遽以仰瀆 天聽而畋其梗槩於前欲乞
聖慈明詔大臣俟臣供職有所陳請擇其可者出自朝廷
主張施行如臣不能自力曠職中負 聖知則竄殛之刑
所不敢避取 進止

乞致仕劄子三

臣輒冒垂誅仰干洪造伏念臣生逢千載仕歷四朝晚蒙

旒宸之知爰錫弓旌之召監司汗簡權長優達曾未幾時
亟躋近列雖願輸於塵露願已迫於桑榆記問荒疎文辭
衰退重負夜行之責難貪晝接之榮又况與奏成書獲經
睿覽時則可矣敢少緩於控陳天實臨之冀俯從於慷慨
伏望 聖慈許臣守本官職依前致仕

二

臣近緣 實錄院進書已畢具奏乞守本官職依前致仕
準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不允者伏念臣學緣病廢志與
年衰步蹇弗支髮存無幾出入趨行之內惕然有覩於面
顏追參豹尾之間觀者亦爲之指目豈容冒昧久竊寵榮

敢干咫尺之威游貢再三之請萬籤黃卷悵已負於心十
具烏捷冀獲安於故里伏望 聖慈特賜開允

三甲子

臣輒傾愚悵仰達 聖聰伏念臣 衰悴餘齡已開九秩遭
逢盛際逮事 四朝擢寘周行初出高皇之獨斷進登法
從晚蒙 陛下之異知期歲強顏秋毫無補及瀝乞身之
請更蒙優老之除久此叨塵豈勝危懼雖天地之恩未報
而犬馬之力已窮社曲桑麻儻遂 扶犁之初願灞橋風雪
更尋策蹇之舊遊誓教訓於子孫用報酬於君父伏望
聖慈許臣守本官職致仕

渭南文集卷第四

聖祖劉東事 四陳勤實周行 出高皇之斷... 聖祖劉東事 四陳勤實周行 出高皇之斷... 聖祖劉東事 四陳勤實周行 出高皇之斷...

渭南文集卷第五

山陰陸游務觀著

天申節進奉銀狀

效頌祝於萬年適逢盛際備貢輸於九牧敢竭微誠前件
銀祗率典章獲參包篚大庭旅百愧非梯山航海之琛神
嶽呼三但切就日望雲之意

辭免賜出身狀

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賜進士出身者孤遠小臣比蒙
召對從容移刻 稱訓諭至于再三仰惟天地父母之恩

固常言死圖報惟是科名之賜近歲已來少有此比不試而與尤爲異恩揣分量材實難忝冒欲望敷奏特賜追寢以安冗散之分

二

近蒙恩賜進士出身嘗具狀乞行追寢以謂科名之賜近歲以來少有此比不試而與尤爲異恩揣分量材實難忝冒今月六日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不許辭免螻蟻至微曲煩中諭雷霆在上其敢飾辭然善有未安若不自列強顏冒寵獲罪愈大蓋特賜科名雖有故事必得非常之人乃副非常之舉甚非所以重儒科社稷門也重念其一

介疎賤行能亡取比蒙召對面加訓獎退而感激至於涕泗今者但使獲安冗散之分以效尺寸之勞則於上報主恩不敢憚死

條對狀

准今月六日 詔書節文令侍從其臺諫取當今弊事悉意以聞退率其屬極言毋諱臣恭依 詔旨條具下項

一有國之法當防其微人臣之戒尤在於偏異姓封王偏之尤者也蓋封王始於漢初天下未定權宜之制然韓彭英盧皆以此敗漢亦幾至大亂遂與群臣盟曰非劉不王後世懲創其失魏晉隋唐皆起草昧有天下豈無

功臣止於公侯而已國初趙普有社稷大功亦未嘗生
加王爵也唐將封王始於安祿山而本朝則始於童貫
此豈可法而比年以來寢以爲常識者莫不憂之歎乞
聖慈明詔有司自今非宗室外家雖有勲勞毋得輒
加王爵歲之金匱副在有司永爲甲令實宗社無疆之
福

一伏見比來朝廷間遣小臣幹辦于外既銜專命又無統
屬造作威福矜詫事權所在騷然理六月必致如措置酒
坊招捕海賊未有毫髮成效而擾害之事已饜滿聞聽
則此事害多利少可以無疑若以輕丑石命失國體言之

則雖有厚利亦不可行臣謂如此二事之類止當專委
戶部長貳轉運司及安撫使提點刑獄措畫如其不職
自有典憲誠不足一一上煩 聖慮昔 祖 宗置走

馬承受本欲便於奏報耳而小人恃勢日增歲長及改
稱廉訪使者則監司帥守反出其下敗亂四方危及社
稷實走馬承受之末流也可不畏哉此事乞 陛下與
輔臣長慮遠計亟行廢罷若止如近日改易其人及令
聽安撫使節制之類根本未除終必爲害若朝廷或有
大事勢須遣使即乞於廷臣中遴選材望庶幾不負任
使不啓弊端實天下之幸

一自古有國設官分職非獨下不得僭上上亦不得侵下所以正明分也公師之官將相之位人臣之至貴天子所尊禮非百官有司比也方宣和間王黼以大宰而行應奉司蔡攸以三孤而直保和殿紊亂之事遂為禍萌中興以來所宜痛革而頃者遂有以太尉而領殿前都指揮使者天下固已怪矣近復有以太尉而領閤門事者閤門古之中涓太尉服章班列蓋視二府瀆亂名器莫此為甚欲乞聖慈詔輔臣議之例加訂正著為定制亦革弊所當先也

一伏覩詔書委監司條具部內知州治行仰見陛下撫恤

百姓欲使各安田里之意然臣竊謂惟賢乃可以知賢而無瑕者乃可以議人不審今之監司皆已賢乎若猶未也旦夕減否來上而按行黜陟無乃未可乎雖使諫官御史劾奏其不當者然人之識見自有分限若本無才智又無學術乃使品藻賢否而劾其不當是猶強盲者使察秋毫而責其不見也臣欲望 聖慈令三省具諸路監司姓名精加討論其不足當委寄者例皆別與差遣選有才智學術之士代之則前日之詔不為空文既一清監司之選又審知郡守之政實今日先務也

一伏覩律文罪雖甚重不過處斬蓋以身首異處自是極

刑懲惡之方何以加此五季多故以常法爲不足於是始於法外特置凌遲一條肌肉已盡而氣息未絕肝心聯絡而視聽猶存感傷至和虧損仁政實非聖世所宜遵也議者習熟見聞以爲當然乃謂如支解人者非凌遲無以報之臣謂不然若支解人者必報以凌遲則盜賊蓋有滅人之族者矣蓋有發人之丘墓者矣則亦將滅其族發其丘墓以報之乎 國家之法柰何必欲稱盜之殘哉若謂斬首不足禁姦則臣亦有以斫之昔三代以來用肉刑而隋唐之法杖背當時必亦謂非肉刑杖背不足禁姦矣及漢文帝唐太宗一日除之而犯法者

乃益稀少幾致刑措仁之效如此其昭昭也欲聖慈特命有司除凌遲之刑以明 陛下至仁之心以增國家太平之福臣不勝至願

一臣恭以 陛下仁心惻怛 聖澤深廣四方萬里之遠

昆蟲草木之微生成長養惟恐或傷近者天下奏獄雖盜賊姦蠹罪狀已明一毫可寬悉蒙原減豈有無辜就刑而不加恤者臣是以不量疎賤敢昧死有請夫官侍之臣自古所有然晚唐以來始進卷子童幼何罪橫罹刀鐸古制官刑之慘纔下大辟一等是雖顯有負犯猶在所矜而况於童幼乎向使宿衛不足供奉闕人誓開

禁防尚為有說今道路之言咸謂貞已陪冗司局皆溢而日增歲加未聞限止誠恐非陛下愛人恤物養育羣生之意也臣伏觀太祖皇帝開寶四年詔內侍官年三十無養父聽養一子并以名上宣徽院違者抵死真宗皇帝咸平中復申前詔仁宗皇帝嘉祐四年又詔入內內侍省權罷進養子三聖詔令炳如丹青遵而行之實在陛下且方今聖政日新入無苑囿之觀出無逸遊之好諸軍無承受諸路無走馬中人所領不過兩宮掃除之職而已顧父弛成憲以從其私干犯至和虧損仁政臣雖甚愚猶知其不可也伏惟聖慈

少留聽焉

一自古盜賊之興若止因水旱饑饉迫於寒餓嘯聚攻劫則措置有方便可撫定必不能大為朝廷之憂惟是妖幻邪人平時誑惑良民結連素定待時而發則其為害未易可測伏緣此已人處處皆有淮南謂之二檜子兩浙謂之牟尼教江不謂之四果江西謂之金剛禪福建謂之明教揭諦齋之類名號不一明教尤甚至有秀才吏人軍兵亦相傳習其神號曰明使又有肉佛骨佛血佛等號白衣烏帽所在城社偽經妖像至於刻版流布假借政和中道官程若清等為校勘福州知州黃裳

為監雕以祭祖考為引鬼永絕血食以溺為法水用以沐浴其他妖濫未易槩舉燒乳香則乳香為之貴食茵蕈則茵蕈為之貴更相結習有同膠漆萬一竊發可為寒心漢之張角晉之孫恩近歲之方臘皆是類也欲乞朝廷戒敕監司守臣常切覺察有犯于有司者必正典刑毋得以習不根經教之文例行濶畧仍多張曉示見今傳習者限一月聽齋經像衣帽赴官自首與原其罪限滿重立賞許人告捕其經文印版令州縣根尋口下焚毀仍立法凡為人圖畫妖像及傳寫刊印明教等妖妄經文者並從徒一年論罪庶可陰消異時竊發之患

案筠州反坐百姓陳

彥通訴人吏冒役狀

臣近因民間詞訴勘會到本路筠州百姓陳彥通因訴事夾帶稱高安縣押錄陳諒經兩次徒杖罪斷罷不合冒役事其本州於淳熙六年十月內以為陳彥通所論冒役不實遂引用軋道六年八月二日臣僚陳請妄訴冒役科反坐刑名仍引在法諸州縣公人曾因犯罪勒停謂於法不該叙及放罷編配再行投募充役者許人告諸州縣叙叙未該叙叙者放罷編配再行投募充役者許人告諸州縣叙叙公人於今格有違者徒二年公人依法不該叙叙而隱落過犯或改易姓名別行投募者准此將百姓陳彥通決脊杖十三臣竊詳反坐之法本謂告人放火而實不曾放火

告殺人而實未曾殺人誣陷善良情理重害故反其所坐
然有司亦不敢即行多具情法奏取 聖裁今愚民無知
方其爲姦胥猾吏之所屈抑中懷冤憤訴之於官但聞某
人曾以罪勒罷又有訐告指揮則遂於狀內夾帶冒役之
語村野小民何由身入官府親見案牘小有差誤亦當末
減以通下情縱使州郡欲治其虛妄驀越之類亦自有見
行條法笞四十至杖八十極矣與反坐之法何有干涉若
一言及吏人冒役便可捃撫置之徒罪則百姓被苦豈復
敢訴吏何其幸民何其不幸也自昔善爲政者莫不嚴於
馭吏厚於愛民今乃反之事屬倒置兼見今諸處冒役吏

人雖究見是實亦不過從杖罪科斷罷役而已未有即置
之徒罪者豈有百姓訴吏人冒役却決脊杖之理臣本欲
即按治筠州官吏今緣有上件乾道二年八月二日臣僚
陳請到指揮顯見因此陳請致得州郡憑藉用法深刻臣
蒙恩遣使一路出自 聖知拔擢苟有所見不敢隱默欲
望 聖慈更賜詳酌如以臣所奏爲然即乞特降 睿旨
寢罷乾道六年八月二日因 臣僚陳請所降 指揮庶使
百姓不致枉被深重刑責且下情獲通胥吏稍有畏憚天
下幸甚

除實謨閣待制舉 曾黯自代狀

準令侍從授告訖限三日內舉官一員充自代者右臣伏
觀從政郎總領淮東軍馬錢糧所準備差遣曾黯克承家
學早取世科操行可稱文詞有法臣實不如舉以自代天
辭免轉太中大夫狀
中大夫充寶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陸某狀奏
臣以修進一兩朝實錄今月二十三日伏準告命授臣
太中大夫依前充寶謨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者序
進一階雖循故事擢登四品真出殊私勞薄賞醲人微恩
重而况臣遭逢頗異涉歷寢深四朝嘗綴於廷紳八十
更持於從橐惟寵光之永絕庶視息之少延敢控愚衷冀

回鴻造

薦舉人材狀

太中大夫充寶謨待制致仕臣陸某近承紹興府牒備承
尚書吏部符准都省劄子表聖旨節文令前侍從各舉人
材三兩人臣為已致仕累年竊慮與在外侍從見任藩郡
及官觀人事體不同遂具由審今准都省劄子照得寶謨
閣待制致仕俞澂薦舉萬善實等訖送臣照會者臣切
見宣教郎知臨安府臨安縣鞏豐材識超卓文辭宏贍從
政郎前隨州州學教授王田學問淹貫議論開敏以上並
可備文字之職文林監潭州南嶽廟趙蕃力學好修杜門

自守入仕以來惟就祠祿今已數任若將終身或蒙
朝廷稍加識拔足以為靜退之勸抑躁競之風於
聖時不為無補如或不如所舉甘坐責罰

人林知

人林知

人林知

人林知



